

逆光中的六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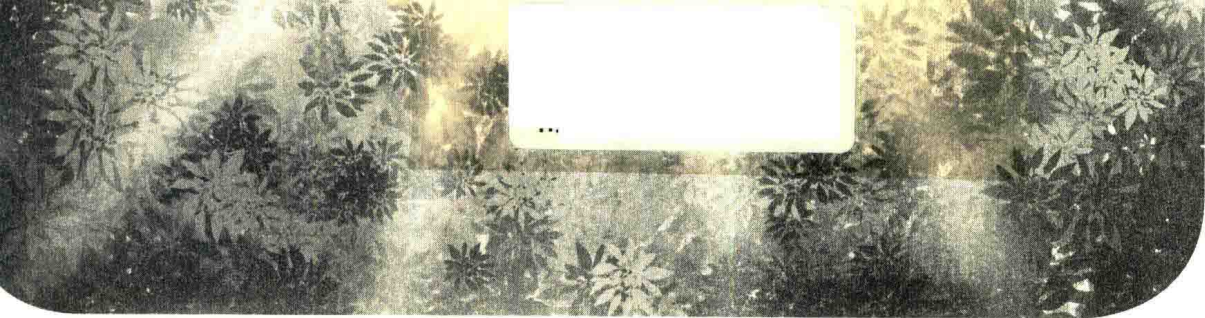
熊棕 著



CT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国出版集团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

逆光中的六月

熊棕 著



CB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逆光中的六月 / 熊棕著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562-2902-4

I. ①逆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2451号

NIGUANG ZHONG DE LIUYUE

逆光中的六月

责任编辑: 聂 欣

版式设计: 百愚文化 张 怡

封面设计: 百愚文化 周 婧
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 版 人 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: 410016

电 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34 (销售部) 0731-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 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0731-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mm × 1000 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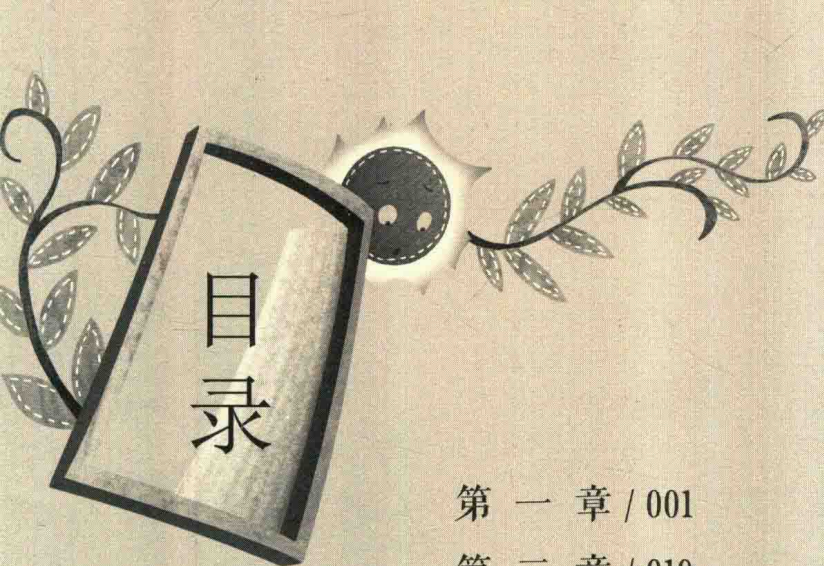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3.75 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: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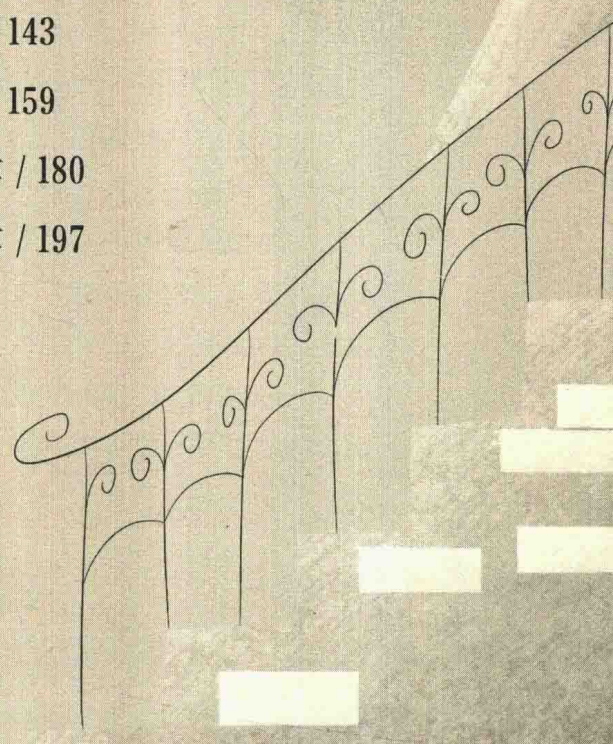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

目录

- 第一章 / 001
 - 第二章 / 019
 - 第三章 / 036
 - 第四章 / 059
 - 第五章 / 075
 - 第六章 / 090
 - 第七章 / 108
 - 第八章 / 128
 - 第九章 / 143
 - 第十章 / 159
 - 第十一章 / 180
 - 第十二章 / 197
- 



第一章

即将开始的这一年，严格地说只有不到十个月，老师们早就说了，这一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，是接受检阅的一年，是改变命运的一年。仿佛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你的努力程度，将决定你以后的出路。同学们原本对新学期还抱有新鲜感，被老师们这样一说，都变成了紧迫感，有人甚至有了恐惧感。

暑假还没过完，高三提前开学了。天气仍然十分炎热，久晴无雨的天空中，太阳仍然孜孜不倦地烘烤着大地。但是校园里旧貌已经换了新颜：校门口堆积了几个月的砖头沙石终于摇身一变，成了一座牌坊式校门，横梁上由县文联主席题写的校名金光闪闪；操场上的环形跑道也新铺了一层黑亮的煤渣，有农用拖拉机来回辗过，留下了胎纹清晰的车辙。更让同学们感到欣喜的是，那个雨天一泡泥、晴天一层灰的篮球场变成了亮晶晶的水泥球场，在炽热的阳光照耀下，像平展展的湖面一般熠熠闪光。

有些学生是由家长陪着来交学费的。家长们也像不认识似的打量着校园，只过了一个暑假，学校里就变了大样了，这光可照人的水泥地晒谷子倒是个好地方，摆在学校里未免有些浪费。一些精明的家长挤在一起嘀嘀





咕咕：这钱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该不会要从学生身上收取吧？因为担心学校乱收费，他们都心痛得嘴里咝咝地抽气，好像乱收费已然是事实，于是个个脸上都显得忧心忡忡。一个从脸颊到下巴底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胡须、佝偻着腰的瘦高个半老汉子，从鼓鼓囊囊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报纸，边展开边邀众人来看，嘴里鼓动着说：“收费标准报纸上都公布了，我们只照标准来交钱。校方如果敢乱收费，我们坚决不答应！”一行人响应着来到临时充当收费处的教室前，用报纸上官方公布的收费标准比照着墙上校方张贴的收费公示，瞄一眼报纸，瞥一眼墙上；瞥一眼墙上，瞄一眼报纸。一个个脑袋仿佛被同一只手操纵着——抬起，低下；低下，抬起。因为涉及的是大家的切身利益，所以聚集在半老汉子周围的人越来越多。

一个肚子微凸，穿着纯白色圆领T恤衫的中年老师悄无声息地走过来，分开众人挤进圈子。几个伸缩着脖子也在全神贯注比对收费标准的学生发现他时，他已经站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了。学生们怯怯地看着他，从喉咙眼里憋出一声：“柳校长。”他的突然出现让捧着报纸的汉子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，但马上也就镇定了，脸上挂着浅笑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们正在比对收费标准。”

柳校长盯着他严肃地问：“你是哪个学生的家长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半老汉子身后不远处一个穿着蓝格条短袖衬衣的学生，脸形酷似半老汉子，个子也是瘦瘦高高的，正下意识地往别人身后躲。柳校长看他眼熟，但一时叫不出名字，便赶紧叫住他，用手指着他说：“你站过来点，你是178班的吧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瘦高个学生站住了，避开他的目光，没走过来，也不张嘴回答他。柳校长皱着眉头说：“这是你的家长吧？请你把他领回去，这里又不是你们村头那种乱七八糟的地方，出什么风头！”

半老汉子脸上有了愠怒之色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对？如果你们不乱收费，你慌什么？”

柳校长恼火地提高了声调，轻蔑地瞪着他说：“谁乱收费了？请你弄清楚，学杂费是按照规定正常收取，不是我要收你的钱。学校一分钱也不会多收你的。”

半老汉子像喝了酒似的脸更红了，胡须抖动着，还要辩白什么，被他儿子从身后推了一把。他扭过头，正碰上儿子朝他气恼地吼：“走啦走啦！就你多事，你要舍不得出钱，我不读书了就是，你该满意了吧？”

半老汉子不肯认输，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，又被他儿子推得一趔趄。半老汉子急了，瞪着儿子的眼睛里冒出了火花。柳校长板着脸，眼睛瞟着众人，话语像在课堂上一样滔滔不绝，在空气中飘散开来：“现在有些家长，无所事事，整天坐在麻将桌前，一输就是几百上千元，眉头也不皱一下，要是子女上学多交了一分钱，就像割了他一块肉似的，疼得牙根都痒了……谁要是心疼子女上学这份钱，就把子女领回去，跟他一样打一辈子麻将算了，学校保证一个也不留。”

众人似乎都成了柳校长所说的“有些家长”，心虚得不敢接话辩白，悄悄退去，围到收费处前交费去了。

开学头一天就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姜明心里闷闷不乐，回到寝室见到多日不见的好朋友张可喜和黄梁，也开心不起来。弄清事情的原委后，张可喜笑他：“哇，胆大包天，竟敢跟校长作对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”

黄梁则说：“这只能怪你自己，谁叫你还让老爸陪着来。”

“我怎么会让他陪我？是他自己要来的。”姜明叫着屈。

“也难怪，谁叫你老爸老年得子，所以对你放心不下。”黄梁接着说道，然后跟张可喜一起哈哈大笑。

姜明推了黄梁一把，嗔道：“什么老年得子？我老爸生我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好吧。”

张可喜接过话说：“三十多岁已经够老的了，我老爸生我的时候只有二十出头。”





姜明说：“那时他还没到结婚年龄吧？你肯定是个私生子。”

看着黄梁笑傻了的样子，张可喜对姜明嚷道：“你报复错了对象吧？是黄梁说你老爸老年得子，又不是我。”

黄梁极力憋住笑，抚着张可喜的肩说：“好了好了，私生子就私生子，反正都是你老爸的儿子。”

张可喜转过身，一拳砸在黄梁的胸口，佯怒道：“你这个坏蛋，唯恐天下不乱。”

笑闹中，他们互相打量，每个人落到别人眼里，都是黑不溜秋的样子，看来暑假里都没少帮家里干农活。几个人不由得又笑起来。这时，走廊上有人高声嚷着“吃饭去喽”，提醒他们该去吃饭了。黄梁提议：“开学第一天，我们去下馆子吧。”

张可喜笑道：“‘莫非米’，暑假在哪赚了钱？”

“莫非米”是黄梁的绰号。黄梁这个名字，容易让人联想到成语“黄粱美梦”，一开始有人就给他取个绰号叫“美梦”。黄梁说：“错了，我这个梁是栋梁的梁，下面是个木字，不是米字，木也，非米也。”他的辩解没有难倒聪明的同学，有人顺着他的话，借了“木”的谐音字“莫”，给他取名叫“莫非米”。这个外号叫响后不久，有人又给他编了个笑话。说的是一个村子里住着老两口，有一天，老奶奶从外面回来，给老爷爷带了些点心。老爷爷觉得点心可口，就边吃边问：“这点心是用什么做的？”老奶奶摇头说不知道。老爷爷以前读过古书，他把点心凑近眼前反复端详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此乃何物所成？莫非米乎？”

此刻，张可喜问黄梁在哪赚了钱，姜明想起了这个笑话，就接过话说：“用米做点心赚了钱。”

黄梁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赚你个头，我又没说要请客，AA制。”

张可喜对姜明使个眼色：“姜明，把他的胡妹妹叫来，看他请不请客。”

不等姜明接话，黄梁跳起来，说：“差点忘了，我跟她约好了一块吃饭的，谢谢你的提醒。”

黄梁话音未落，两人赶紧抱住他。姜明说：“不请我俩，就不放你走。”张可喜一手帮姜明抱着他，一手在他身上“咯吱”着，痒得黄梁直求饶，连连答应一块请，两人才把他松开了。

学校大门外有一排门面，分别开着理发店、餐饮店、小卖部、服装店和书店等等。他们没有在门口的餐饮店就餐，而是多走了几步路，到学校对面的一家店，找了张餐桌坐下来。胡晓萍比他们晚到了一会儿。他们坐下来点好菜后，穿着白色连衣裙的胡晓萍仿佛从天而降，笑吟吟地站在了桌边。黄梁连忙站起来，让她坐到自己身边。有女生坐在一旁，刚刚还在说个不停的张可喜和姜明便有所收敛。

胡晓萍问：“说什么呢，这么热闹？”

姜明回答：“没说什么呀，等你一块吃饭。”

黄梁笑道：“你们俩也就这能耐，只知道欺负我，见到女生就不敢说话了。”

张可喜的脸唰地红了，不敢看胡晓萍，小声嘟囔着辩解说：“谁说不敢说话了？我正要问她，过了一个暑假，大家都晒黑了，她为什么还这么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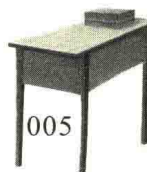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胡晓萍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黄梁说：“你还说他不爱说话，他一张嘴就笑死人了。”

黄梁笑得捧腹，指着张可喜说：“你看他，真是喜剧演员的料，别人笑成一团，自己一点也不笑，道行已经很高了。”

张可喜看着他，咧咧嘴，似笑非笑，样子有些滑稽。黄梁笑得更欢了。胡晓萍止住笑，问黄梁：“他们这么老实，还会欺负你？”

黄梁乐呵呵地说：“老实？你太不了解他们了！就说今天这顿饭吧，我本来只想我们俩一块吃的，可他俩死乞白赖要跟着来，心甘情愿做电灯泡，你说老实人会干这种事吗？”

姜明朝他抬抬下巴，得意地说：“不吃白不吃。”





人虽坐在教室里，但心还是散的，没有收回来。刚开学的时候往往都是这样，晚自习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同学们多日不见，心里存了无数的话要相互交流，即使班主任吴锦仁老师亲自在教室里坐镇，也压不住大家的窃窃私语。吴老师喝住了这个角落，另一个角落的声音又嗡嗡而起，像水面上的葫芦，摠住了这个，摠不住另一个。他索性不管了，站在讲台上说：“你们有什么话，今天就说个够吧，从明天开始，再不能这样了。”

说来也奇怪，吴老师这么一说，教室里反倒安静下来，很不给他面子。就像某种权利，没得到时拼命想争取，一旦争取到了，反而不知该怎么用。在冷场的间隙里，吴老师灵机一动，把晚自习往“班会课”上引。他问：“你们说说看，假期里都有什么收获？”

没人主动站起来。吴老师随意点名了：“姜明，你说说。”

姜明迟疑了一下，像是不明白吴老师怎么会叫自己，然后站起来闷声说道：“没什么收获啊，就是在田里参加劳动。”

“参加劳动就是收获，让你知道生活的不易，父母送你来读书的不易。”吴老师轻而易举地发挥班会课的功效，“只是，搞劳动还留这么长的头发干什么？也不嫌麻烦。”

“像个艺术家呗。”有人替姜明解释了。

“留长发就像艺术家？艺术家的门槛也太低了吧。你们不要只看表面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任何人要想成功，都得肚子里有货，而不是看外表光不光鲜。何况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也提升不了一个人的形象啊。”吴老师说。

大家都笑起来。姜明在笑声中微微红着脸坐下了。

吴老师最喜欢讲“肚子里有没有货”这句话了，肚子里有货的同学，他就喜欢；肚子里没货又讲究穿着的，他就骂人家“牛屎外面光”。黄梁跟胡晓萍谈恋爱后，挺讲究穿着，姜明和张可喜就用吴老师的话告诫他。黄梁就追着他俩打，但是寡不敌众，反被两人按在床上咯吱了一番。黄梁最怕咯吱了，一咯吱就要笑岔气，于是赶紧向两人求饶。张可喜笑他：“一个男人这么怕痒，以后肯定怕老婆。”黄梁说：“怕老婆的人有福气。”

也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理论，把别人说得一愣一愣的。

吴老师扫视了一遍教室，又点了一个学生的名：“向辉，你来说说。”

向辉是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女生，长得和胡晓萍一样漂亮，但是对人冷淡，神情高傲，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，是学校有名的冷美人。此刻她也很是意外地看着吴老师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也不站起来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吗？我看韩剧啊。”

教室里有了浅笑声。一个坐在前排的矮个子男生怪腔怪调地憋出两个字：“欧巴！”

哄堂大笑。吴老师也憋不住笑，咧着嘴盯着那位男生，然后将目光移向向辉，待笑声渐渐平息，才不无讥讽地说：“你收获不小嘛。”

向辉微垂着头，没有吭声。那个矮个男生又接话了：“爱情是什么？它就是从星星上走下来的你……”

笑声再次哄堂而起，穿过门窗飘到了走廊。吴老师哭笑不得，走到男生面前拍了他脑袋一下，斥道：“够了吧，彭小阳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”彭小阳脑袋一缩，人显得更矮了。

吴老师盯着向辉继续说：“你头发那么长……”

向辉抬起头飞快地反驳说：“女生也不能留长发？”

“你听我把话说完。”吴老师打断她，“你不晓得把头发扎起来？”

向辉摇一摇披散的乌发，仿佛故意向吴老师示威，辩解道：“我刚洗了头发，还没干。”

“你总是有理。”吴老师不满地拔高声调，“留那么长有什么必要？”

向辉不吭声了，头一扭目光转向窗外，仿佛不屑于跟他讨论留长发的必要性。吴老师也没了听学生们谈收获的兴致，摇摇头，叹道：“高三啊，你们已经高三了哇。”然后他叫了一声“夏立恒”。夏立恒是本班班长。他让夏立恒维护好班上的纪律，不要把教室抬起来。夏立恒响亮地答应了一声，吴老师就提前走了。

吴老师前脚刚走，有些同学后脚就开溜，这其中就包括黄梁。姜明和





张可喜知道他一准是去隔壁的文科班找胡晓萍去了。刚进高中的时候胡晓萍跟他们一个班，后来文理分科，才将黄梁和胡晓萍生生分开了。果不其然，黄梁溜出教室，把胡晓萍叫出来，两人来到操场上。操场上平时光秃秃灰蒙蒙的，但一个多月没有学生踩踏，长出了一丛丛的杂草。黄梁选定一处杂草坐下来，胡晓萍却不肯坐，她踢一下他伸着的腿，说：“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有这么多老师走来走去的。”

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没回学校，操场上没有几个人，有几个绕着跑道散步的，也不见得就是老师，大部分应该是住校的家属。胡晓萍这么谨慎，黄梁不能不听从，跟着她来到校园西边的鱼塘边。月亮挂在天边，在水中留下倒影，清风徐来，细密的垂柳随风摇曳。黄梁在心里感慨，还是胡晓萍挑的地方好。但胡晓萍站定后，心情并不如月色一样明朗。

她看定他问：“你到底准备怎么办？”

胡晓萍问起这个，黄梁就很苦恼。她问的是去省城参加培训的事。胡晓萍是美术特长生，九月份就要去美术培训班学习，一直到春节后参加完专业考试才回来。在他们就读的这所县二中，凭文化很难考上理想的学校，学艺术不失为一条好出路。黄梁也有艺术特长，他小时候跟着叔叔拉二胡，现在已经拉得像模像样了，他有心走这条路。想想吧，他们俩一个学美术，一个学音乐，日后就是一个艺术之家了，想起来就是件很美妙的事。但他的梦想在现实面前碰了壁。他老爸已经明确告诉他了，不要朝这方面动脑筋了，认认真真学文化才是他唯一的出路。暑假在家里，他又找老爸磨缠了两回，非但说服不了老爸，反倒挨了一顿训斥。老爸眼一瞪朝他吼道：“学二胡出来干什么？做谭四郎吗？”

“谭四郎”是本地对草台班子的俗称。如果哪户人家有老人去世了，这是喜丧，主家就会请“谭四郎”来营造气氛，在热热闹闹中送别老人。谭四郎有齐备的乐队，还有嗓音高亢的歌手，从戏曲选段到流行歌曲，全能的歌手都能一一呈现。乐队中自然少不了二胡这种古老的乐器。黄梁的叔叔就是谭四郎的一员。黄梁虽然是在叔叔这里启蒙的，但他的理想当然

不是将来接叔叔的班。老爸的话如同当头棒喝，让他顿时觉得他喜欢的二胡索然无味。

黄梁当然知道老爸不至于这么没水平，认为学乐器的出路只能做一个谭四郎成员。他猜测得出老爸反对他学乐器的深层次原因。一是好面子，不想让人误以为他儿子成绩不行，只能选条捷径走；二是学艺术要花不少的钱，他们家没家底来支撑。老爸强烈反对，黄梁没经济来源，只能死了这条心。

此刻胡晓萍问起，黄梁如实相告，去省城学习基本上是不可能了，要想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也不可能了。胡晓萍听了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硬碰硬吧，反正你成绩好。”

“别笑话我了。”黄梁瓮声说道，“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胡晓萍说：“你不想办法，难道要我帮你想？”

黄梁低头不吭声。胡晓萍说：“随便你，反正我下个月就走了。”

她说完扭身就走。黄梁抬起头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鞋底像粘在了草地上，心虚得不敢跑上去追她。

县二中坐落在青竹镇上。青竹镇离县城约 20 公里，原本是个普通的小镇。自从本县开通火车，火车站没设在县城，而是设在青竹镇，青竹镇就开始热闹起来，街道增加了两条，楼房店铺林立，人口也逐渐增多。与此成反比的，却是二中办学质量的每况愈下。早些年，学校每年还有几个学生能考上重点本科，一般本科上线的也会有几十个。随着高中招生打破地域的界线，初中毕业生对名校趋之若鹜，县里面成绩好的学生都往省城去了，往市里去了，往县一中去了。这些学校都有“省级示范性高中”的牌子，每年的高考都是喜报频传。这些学校越办越大，每个年级都有 20 个左右的班级，像县二中这样的学校，规模越来越小，又只能招到上述学校挑剩下的学生，高考场上能交出什么样的答卷，三年前基本上就写好了。

现在的二中，能考出几个一般本科生就不错了，考上重点本科的肯定





属于“稀有动物”。能力强的老师已走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老师开始还忧心忡忡，现在也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了。学校十多年前的一个王姓毕业生，在省城搞房地产发了财，听说二中的现状后，找到柳校长，有心把学校收购了。事情八字还没一撇，老师们就都知道了，他们选出几个代表去了柳校长家里，反映绝大部分老师的心声：要想把学校卖了，老师们坚决不答应！学校教学质量再不行，好歹还是公办的，如果改成民办的，老师们以后怎么办？给王老板打工吗？体育老师孟春耕更是放出话来，王老板胆敢再踏入二中半步，一定卸掉他一条腿。

学校每次考试都会排名次，排到前二十名的才有希望考上本科。黄梁基本能进入前二十的行列，所以他老爸要他凭文化成绩考大学，绝对不是无理无据，强人所难。黄梁说服不了老爸，胡晓萍又对他不满意，他两头受气，苦闷可想而知。天气炎热，急火攻心，嘴上便燎上了水泡。他去寝室后面的荒地上扯来一把夏枯草、车前子，去吴老师家熬了一瓷缸凉茶，小心翼翼地端回寝室，冷却了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。然后仰在床上，取出一面圆圆的小镜子，反反复复地照。

姜明看着他，取笑说：“完了完了，不能跟胡妹妹 kiss（接吻）了。”

黄梁懒得看他，眼睛仍盯着镜子，吐出两个字：“庸俗。”

“嗨，这么纯洁，你敢说自己还是处男？”姜明挑起话端。

“谁不是处男了？”黄梁终于放下了镜子，“你该不是说你自己吧。”

“这么紧张干什么？”姜明不解地问，“不是处男，说明你有本事啊。”

“没有就是没有，你不能信口雌黄。”黄梁大声说。

姜明憋不住笑，说：“等等，我都听糊涂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嘴里‘没有没有’的，到底是否定我的话，还是否定自己不是处男啊？”

黄梁坐起来，见张可喜也站在一旁看着他笑，知道自己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，就适时地让步了。这两个家伙，平时为点小事也爱争来争去的，一旦涉及与女朋友有关的话题，就飞快地结成同盟了。黄梁冷静地找了下原因，最后归结为两个字：嫉妒。他们两个没女朋友，当然一致对付他啦。

唉，没办法。

他伸手从床头取来二胡，吱吱呀呀调试了两下，就身子往前挪了挪，只让屁股轻沾床沿，腰板挺直，摆开架势拉起来。张可喜笑道：“木匠师傅又开始锯木头了。”

张可喜和姜明听多了，知道他拉的是《山清水秀好风光》，在他们听来，这支曲子已经拉得比较完整了，再也不是当初的锯木头一般难听了。他们静静地听了半支曲子，忽见门外探出个脑袋，大声说：“别拉了，吵死人了，我正在背英语单词呢。”

他们一见来人就乐了。张可喜招招手：“彭欧巴，进来吧。”

姜明已走到门边，把彭小阳扯了进来，让他站在房间中央，故意像不认识似的上下打量着他说：“哟，连你都这么认真了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。”

张可喜把姜明扒拉到一边，笑道：“行了，说点新鲜的，开学那天我们刚对你刮目相看了，现在你又对彭欧巴刮目相看。”

姜明笑嘻嘻地说：“都欧巴了，能不刮目相看吗？”

张可喜摸了把彭小阳的脑袋：“也是哦，你们发现没有，一个假期不见，他长高了不少耶。”

彭小阳推了他一把说：“干吗呀，男人头怎能随便摸？”

张可喜斥道：“还男人呢，小屁孩差不多。”

彭小阳说：“待我青春期到了，后发制人，超过你们不在话下。”

大家笑得更欢了，黄梁也放下二胡，嘻嘻哈哈地抱住他：“你的意思是你还没发育？要不要脱掉裤子检查检查？”

张可喜和姜明呼应着，把瘦小的彭小阳围在中间。彭小阳慌了，忙把身子缩紧，双手扯紧裤头，嘴里不停求饶：“行了行了，我坦白，已经发育了，我个子矮都是因为遗传。”

三个人就放开了他。姜明说：“彭欧巴，你也不要抱怨了，个子矮有个子矮的好处，连女生都想保护你，多有安全感。”





“算了吧。”彭小阳叹道，做出一副萎靡的样子，“我也想跟‘莫非米’一样，整天保护女生。”

黄梁笑道：“你不要泄气，你这种风格，自然会有人喜欢，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也会有的。”

张可喜接过话说：“欧巴，你就不要戳‘莫非米’的痛处了，人家胡晓萍下个月就要去省城培训了，他鞭长莫及，保护不了人家了。”

黄梁扭过头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去床上拿起二胡，坐下来，看着面前的人说：“我还是拉一曲《二泉映月》吧，只有它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”

“别，别。”姜明及时抓住他的手，“人家现在还没走，你在这儿伤什么情啊，赶快抓紧时间吧，多陪一天是一天。”

刚刚过去的这个高考季，二中照例考得不理想，只有五个学生考上了一般本科，重点本科则剃了个光头。老师们本来都是要跟班上的，也就是每届学生从高一带到高三，但178班的数学老师以年龄大了为由，不愿意继续带他们了。谁都猜想得到，他老人家年纪大是假，不愿意带是真。柳校长起初没答应他。过了两天，他又来找柳校长，说老婆病了，胃痛得受不了，去县人民医院做了检查，医生说胃部发现了阴影，建议她去省城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人命关天，柳校长只得准了他的假，转背就给刚刚带过高三的杨柳青老师做工作，让他替补上去。听说杨老师最初是不愿意的。在二中这样的学校，带高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，谁会愿意连续带高三？不知柳校长的工作是怎么做的，反正杨老师最终还是答应了。

杨老师第一天走进178班教室，班里的同学都不知道数学老师换了人，还以为他走错了呢。等到弄清最后一年的数学课由他任教后，彭小阳下意识地问：“廖老师呢？”

廖老师就是以前的数学老师。杨老师说：“他陪亲爱的看病去了。”

“亲爱的？”彭小阳一听这三个字仿佛来了精神，“他的亲爱的是谁？”

杨老师盯着他足足看了五秒，也不笑，嘴一咧说：“孩子，你真单纯，

好好学习。”

转眼过去了一个星期。在一次数学课上，杨老师宣布，下周考试一次，看看各位的数学基础怎么样。刚刚开学就要考试，同学们叫苦不迭。

杨老师中等个子，眼睛很大，满脸络腮胡子，不笑的时候，眼睛鼓凸着，有点不怒自威。大家都不了解他的脾性，所以虽然满心不乐意，但没有一个人在课堂上发表不同意见。等到下课后杨老师离开教室，他们才议论纷纷表示不满。

彭小阳坐到课桌上，率先开炮说：“考什么考呀，一个暑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，这不是成心要出大家的丑吗？”

坐在他后面的两个女生之一逗弄他说：“小猴，你坐在桌子上后面的人也看不见，干脆爬到树上去吧。”

另一个接着说：“你还怕出丑？平时考得多漂亮似的。”

后面有男生抱不平了：“田野，你们到底替谁说话哪？我觉得小猴说得有道理，这个时候考，题目认识我，我不认识题目，谁能够发挥得好呀？”

田野赶紧回过头辩白：“我没那个意思呢，我也不想考呀，要不，你带头罢考吧。”

后面的男生说：“还是小猴带头吧。”

大家呵呵乐了。姜明说：“我有个建议，你们不要再叫他小猴了，叫他欧巴呀，多好听。”

教室里响起掌声，还有人大声叫好。向辉站在彭小阳的斜后方，在闹哄哄里斜视了他一眼说：“欧巴长成这副模样，估计韩剧都没人看了。”

黄梁说：“你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人威风，彭小阳哪里不行？不就是矮了点吗，他还没有发育完全，到时长高了，也是一表人才。”

说到“发育”二字，女生就敏感地不敢搭腔了，男生却闹嚷嚷地瞎起哄，像那天在黄梁他们寝室一样，恨不能把彭小阳裤子扒了验明正身。彭小阳大声疾呼：“明明是说考试的事，怎么扯到我身上了？你们这些人肯定没有好下场，祝你们考试都吃零蛋。”

